





門八 21
卷



花影集卷之三

邗亭宵會錄

高郵州之北射陽湖之西有渠曰邗溝又曰邗江。乃隋煬導汴通淮入江都觀瓊花所鑿之水途也。廢及千載湮若透蛇盡為居民所占。或開為種稻之田。或斷為栽蓮之沼。青蒲紫荇極目百里。真水國極勝之所也。溝之東原有富民金寓言者居焉。因溝之崎岸構亭其巔。扁曰邗亭。寓言之群從子弟皆尚儒業。凡遇佳辰令節必召近居之文士以詩酒為會焉。時值七夕。諸



主亦

從邀友飲於亭上。剖韻聯詩。傳籌送酒。極其娛樂。坐中有劉生者。善竒術。能縛箕為鸞。飛符致仙。降筆書字。凡禍福無所不能。斷雖詩文無所不能。作。衆洸劉一試其術。劉許諾。遂取一淨箕。縛筆其端。設几張燈。衆乃炷香虔叩。劉遂布氣作訣。飛符振尺。俄頃清風徐來。鸞箕動矣。初微漸著。跳躍於案上。劉生伏躬再拜而問曰。祖師何仙。乞通姓諱。於是鸞箕振几而批曰。吾乃風流宗伯。浪子神仙。鄭元和也。衆初觀有風流浪子之號。復見書元和之名。哄然大笑。劉生急訶

禁而弗能止。其箕復震。迅批曰。叱。且如劉子年稱錦雲居士。徐喬稱麗庵道人。賈島號浪仙。酸齋號風月主人。是等碩儒古哲。尚或為此。其間意有所寓。見有不同。爾等後世鄙生。不知前人趣味。妄以滛褻相窺。甚無謂也。又如漢之司馬相如。乃一代之巨儒。文君以聽琴而合。人不以為奔。唐之李靖。實當時之名將。紅拂以目成而投。人不以為私。至若韓翃章臺之柳。陶穀郵亭之絃。前人未嘗有一字之貶。又若崔張之醞藉。蘇雙之風流。樂天之於樊素。蘇子之於桃枝。著

於簡篇。班之歷之。豈可言詞而盡欤。夫佳人之
出於世。雅士之遇於時者。正如麒麟鳳凰醴泉
芝草。非里閭之常有者也。故綠珠碧玉以人喪
已。飛燕玉環以已喪人。才藝情愛不能並美。古
云。佳人自來多命薄。此之謂也。以我亞仙之清
才麗質。善終美始。比之前人。又萬之也。夫風月
之情。乃人心之所共趨。然為禮法所縻。况世之
迂人俗子。不留意於真知灼見。不用心於脫粗
求精。一槩盡拘於非禮。呵之。其心耿之。其意懸
之。能終有一人以斯事去懷者乎。吾不信也。噓

凡自囿於迂。自禁於闊。未嘗不有沒齒而齎此
恨者。誠可笑也。吾今試呈一詩。公等評焉。批曰。
諸公莫笑鄭元和。花柳叢中得趣多。舞歇翠
盤春意怯。歌停紈扇酒顏酡。瑣窓月淡人初
靜。羅幕風閒漏半過。直此良宵逢國色。問君
心下定如何。

批畢。眾曰。凡愚小子。仰瀆先生。伏希恕責。恕責。
或曰。先生初與妍國之奇遇。及終於偕老。想於
風晨月夕。必有洪詞佳什。萬莫勿吝。一示予輩。
使其識趣知趨。不為迂繫。亦先生開導之功也。

其箕搖々似有喜態。復批曰。吾實有百詠。不輕示人。君等既欲續契沿流。高山流水。又何惜於一奏耶。詩曰。

想應閨閣不勝幽。來逐鶯花小徑遊。秋水歛波。含巧笑。春山凝黛。繫閑愁。佩環聲碎。金蓮窄。羅扇風微。玉笋柔。佯喚侍兒教近立。撩蜂撲蝶。強支羞。

疑是生前宿有盟。謂何一見即留情。問酬懶答。惟狂笑。勸酒頻來。不轉睛。也慮嫌疑。遭後謗。苦牽風。槩望偷成。一時別却。離寬倩。夜々

須防夢寐驚。

兩意當天已誓期。何勞筆札寄情詞。謹依月上梅梢夜。莫待花飛燭依時。惟煮好茶供雅論。要聯佳句足新詩。靜嗤俗子眠花柳。月落參橫總不知。

玉笋供頻醉不枝。撩人重唱小卿詞。故留殘酒。央予飲。假剔昏燈。掩衆知。葱軟玉猷絃上怨。脂温香近耳邊私。何當更有西廂月。重照人間燕尔期。

燈暗屏山意轉濃。羅襟半卸出酥膏。煖煨膩

玉尋芳夢。巧浴華清。得異踪。珠綻餘香。甘唾
冷。山橫顰黛。亂雲鬆。朝來掩却雙鸞鏡。羞見
陽臺雨後容。

疊裹重包。遠寄將。看來事。斷人腸。羅巾尚
帶啼痕。漬珍果。猶含袖口香。無術慢勞多計
較。有情爭忍不思量。一宵間。阻三秋。遠恨殺
寒蛩語話長。

一自相從。數載期。柔情終始不差。遲時。間喜
怒能迎合。造次嫌疑。即預知。為我賣釵。瞞阿
母。情人寄物。避隣姬。章臺仕女。難同處。對月

臨風八句詩。

金盃寥落夜初央。笑滅銀釭入洞房。共撮海
山言誓約。各陳懷抱話淒涼。香融斗帳鴛衾
煖。雨歇陽臺蝶夢長。宿酒正酣鷄亂聒。滿窓
紅日上扶桑。

正批間。其箕忽然翻落於地。如中矢之禽。滾跳
不定。眾皆異之。莫詳所以。良久乃止。劉仍置箕
於几上。再香祝曰。適間開示詩章之美。撫事之
精。予輩喜羨不勝。而祖師忽爾震怒。實取生等
之過歟。抑又詩之不續爾。其箕復振。迅批曰。吾

神非前箕之孽鬼。乃元世之大儒。酸齋貫學士也。忿彼之邪言。惑明時之正士。被吾趨翻。即令從者槌擊而遁矣。衆曰。據鄭先生批云。與學士道同事合。而學士穢視不異天壤。又何謂乎。其箕復批曰。嗟乎。安有是哉。吾觀元和之言。自為陷溺之鬼。死而不厭。尚猶諄々切々。勸人為已失之非。想彼在生之日。其造心立行。又可知也。夫男女者陰陽也。夫婦者天地也。故陰陽序而造化成。天地位而萬物遂。實五常之本。人極之源。正閨門治家邦化天下。淳風穆義。莫不由此。

而啓。且詩之一經。取關雎為冠者。乃聖人正本澄源。立人極。安天倫。明萬世之法也。又斷之以一言。曰。思無邪。使人必正不偏。必序不紊。後世愚夫愚婦。冒而逆之色。欲是酣。音樂是溺。混其源而濁其流。瞽其心而蔽其知。邪僻成於心。穢行張乎外。月蹈日染。籍習不厭。甚至於悖天滅理。殺身亡家者。比々有之。可不畏歟。可不慎歟。今之世人。求伉儷者。專論才色。貞靜端良者。未嘗掛齒。深可嘆歎。吾今聊申短唱。用伐污姦。百冀諸君。勿嗤幸甚。復批詩曰。

君等來恭問 將知事若何 須當勞筆札
未始動吟哦 上古荒淫主 而今放浪哥
殺身端為此 傾國實由他 妹喜干天紀
妲己啓刑科 成湯征夏桀 周武伐朝歌
飛燕成奸本 楊妃作禍因 六宮生曖昧
四海沸干戈 嫂婢歌團扇 隣姬齒折梭
阮咸慚借馬 庾信戲題鴛 歷々俱堪數
班々故不磨 家聲遭玷壞 國步受顛蹉
往者猶賢矣 今來事更訛 茫然成習俗
率爾混風波 幾因財物盛 無奈苟將拖

青年荒事業 白日夢南柯 洛浦逢神女
巫山遇楚娥 聽歌嬌婉轉 觀舞媚婆娑
異寶真堪重 奇珍遽敢呵 少違防見責
暫別恐嗟蛇 默々如耽酒 昏々似魘魔
野狸臊種類 胡孫臭根窠 蘭麝滿房掛
鉛華遍體瑳 眉毛燒墨盡 牙齒搗鹽磋
作怪烏衣國 成精白水螺 明時孤冠觸
見世鼠披荷 喜怒翻時刻 悲歡變傾俄
舒誠心屈突 說誓口懸河 盃酒藏機穿
屏帷匿網羅 九宮安瓦肆 八陣布鳴珂

繫命甜言語

迷魂煖被窩

呼招貪蜜蟻

拘引撲燈蛾

佯怒加絃縛

嬌啼弄諂阿

設科明勒指

得計暗揉搓

吝物休言俏

輸錢易得和

頻來不厭少

肯與豈嫌多

盡壁充饑餅

當風禦冷策

艾燒心痛惜

斧砍手摩挲

填雪琉璃井

消金忍鉄鍋

只緣營活計

不是托絲羅

催歸新杜宇

散楚老虔婆

陽臺雲冷淡

巫峽路差我

寥落精神耗

滿條髮髮皤

囊中無舊物

身上帶沉疴

貧也還侈否

衰乎再健麼

軀同遭雨竹

臉似着霜茄

蔬食炊糲粥

徒行着破靴

父娘愁有淚

妻子嘆無鰥

日月弧流矢

光陰車逝坡

華年難再得

盛世莫閑過

善戒宜佳納

忠言恕叱訶

潛心希聖哲

篤志業丘軻

批詩既畢。衆曰後學小子。不察向背。幾為淫孽

所誘。幸聞學士尊訓。使生等如撥濃雲而覩紅

日也。然學士言詞之間。誅貶斯事。如惡大惡。如

避廁溷。而括論之密。採撫之精。真如身行目覩

之詳。而不知有人告學士乎。亦學士曾經歷乎。

再乞批示。其箕遂巡退縮。如不堪忸怩之狀。衆復哄然大笑。其箕遂覆矣。已而前浦烟迷。西垣月墜。衆賓皆散。是後寓言將所錄二仙之詩。書裝成帙。往示人。以為清翫。至今江淮間。尚有傳之者云。

郵亭午夢

成化辛卯秋。磧外遊蒐。李兒忽等。烏合犬羊。由鴈代迤西。直抵延綏寧夏之鄙。咸被其蝨。斯之害。遂勞師旅。少却民恙。然在邊之倉。晉為之一空。壬辰歲。郎中戶部東蒙烟然李公奉

命。總董糧儲於各邊。及秋至。延綏而西行。焉宿平夷堡。次早又西行。將四十五里。俄有兵數百騎來迎。其首將下馬報曰。婆羅堡守備指揮使高翔來接。公笑而謁起。命上馬衛從。又行十許里。遙見有大山當西拔起。其枝山自南而東趨。回合相拱。其北明沙際天。遠入烟外。有河自西北而走東南。其兩山之間。有雲如烟棚。疑結不散。公揚鞭指之曰。斯何處也。翔策馬而應曰。婆羅堡也。及至烟棚。乃在大山之東。支山之北。巨坡之畔。公呼翔曰。汝謂此為婆羅堡。今乃一空。

山耳。翔曰：此西北山址，有旗處婆羅堡也。公曰：那有其城在彼？其烟棚在此者。翔曰：此非烟棚，乃今延綏鎮帥許靖虜破敵之故壘也。當日烟霧凝於壘上，至今不散。公曰：噫，異哉！遂引馬近壘而觀焉。其壘居一掌之坡，東西長六七十步，南北闊三十步許。大山抱其西，支山走其南，沙埠拱其東，長河繞其北，遺骸斷鏃悉遍沙草。公喟然嘆曰：想像當日兵必不多，何壘之小也。翔曰：一千五百騎耳。公又曰：賊有幾何？翔曰：約二十四五萬。公笑曰：此謬言也。世間未有此理，必

他人傳道之訛耳。翔曰：翔父鳳同孫鉞敗於此，遂戰死。翔時從父，為賊所追，遂潛於西山之巔。靖虜與賊相持，歷々可見，語話亦々皆聞。茲事惟翔知見，極詳。公曰：爾當為我脩道本末。遂並轡而行。翔曰：自去歲秋邊烽少息，時太監傅公撫寧侯朱公都御史王公班帥之次也。忽有賊二十四五萬，其酋李兒忽何羅出，乜加斯蘭等分三路入境搶掠。而遊擊將軍孫鉞率兵三千騎，適遇賊於此。地勢不能避，遂縱兵大戰。衆寡不敵，為賊所乘。時許靖虜提精騎一千五百行

邊亦近婆羅堡。適聞孫鉞被攻甚急。乃謂衆曰。今欲招兵本鎮。則緩不及事。兵貴拙速。爾等素稱忠勇。今日之事。正大丈夫報國揚名之秋。我為諸卿先登。敢後者斬。衆咸遵令。九二時馳八十里。遇孫鉞為賊所敗。傷死混逐。烟塵蔽天。賊陣之廣。約大數十里。靖虜下令曰。賊勝而驕。陣大而亂。今日之戰。真可賀我矣。令衆各持短兵。卷旗直入。出賊陣後。往返數肆。電擊雷奔。震蕩若風。靖虜人馬皆赤。賊不能當。由是歛兵少避。孫鉞方得入堡。靖虜結圓陣據於中。賊雲合而

攻之。自己至申。凡數十合。賊之死者倍於鉞兵。而未嘗得靖虜一箭羽。賊酋會議於西山之巔。戮其不用命者一人於陣前。以勵其號令。乃分其衆為十三陣。陣二萬餘騎。圍靖虜以守之。舉一麾則一陣進戰。分番相代。意在使靖虜不得休息。更不料所禦之急耳。如此不息者。盡半日一夜。及日再出。賊知計力俱窮。乃令一酋能華言者率百十騎近陣。求主將相見。靖虜策馬逐出。從騎欲從。靖虜叱退。離陣數十步。當賊按轡而立曰。爾虜欲見我何意。酋曰。我是和寧王家

小千戶。天順年間也先太師討回我去。如今陞做開王了。見管着二萬哨馬。李兒忽太子。着我來問你是甚麼人。這等大膽。領着幾箇尋死的軍。到敢與俺二三十萬精兵斯殺。我太子欲要着大勢人馬。齊躡下來。只怕可惜了這些馬。就蹉殺你這些人。也沒意思。着你將衆人的馬都送與太子。把你這些生靈都放了。你若不依。要飛也飛不出去。靖虜笑曰。你這臊狗。把這大話恐誰。殺上十數日。不走的便是好漢。其酋復曰。你那虎頭將軍。領着三千黑毛軍。在邊上欺負

了俺十數年。昨日被俺一陣殺散了。量你這幾箇人。到得那裏。靖虜復笑而免胄示之。酋驚跳下馬。與其從騎羅拜於地曰。那顏昨日敗了。今日如何又在此處。靖虜曰。我於三日前。陞做靖虜將軍。如今鎮守駱駝城。昨日與你斯殺的。是新遊擊將軍孫總兵。若是昨日有我領着黑毛軍。你這臊斯又是死。其酋笑曰。我道昨日不相。那顏布擺。原來真箇不是。如今天在上。那顏在上。我也不敢說閑話了。乞告那顏。不要和他一般見識。只與我六疋馬牽去。送與三箇大頭兒。

俺達人的札數。不肯空了仁義。一定他也送六疋馬來回奉。若不依我說。恐那顏不得解手。靖虜曰。你這斯口裏說是天朝人。却又不知法度。你回去與那臊狗每說。我正要解悶。教他只管來攻。其首辭屈。含忿徑去。少頃每營出虜數十騎。散若列星。圍靖虜之營。或進或退。或攻或射。靖虜令將士安坐。礪其刀箭。不發一矢。而謂衆曰。此賊若不大剉。則膽不破。乃令通事飾以華服。若將領辨。因作胡語號於衆曰。兀那西山頭上。狼頭纛下。穿紅的孛兒忽。那斯是箇婆娘。

領着一夥臊奴才。只會放羊。如今將西北營角開了。一齊上去。拿住孛兒忽祭旗。搶些馬來大家受用。言未絕。其攻騎忿罵星馳去報。靖虜知賊激動。開陣嚴待。賊乃選精甲五六千。各持短兵團為一隊。如鐵山飛輓而下。靖虜笑曰。賊墮我筭乎。乃令弓矢隱楯。而楯復蔽其神鎗大砲。蹲甲而坐。外示輕敵。實欲使賊不測。賊至二十步由不動。待其兵刃相接。忽然齊起。弓箭手掣於兩傍。挾而齊射。舞楯者衝其兩脇。大砲神鎗當中雨發。如擊墻壁。無一砲一矢不中人馬者。

當前之賊欲避不能。在後之賊貪進不止。頃刻自相蹂躪。血肉枕積如丘。靖虜下令曰：敢追賊者斬。乃使驍將白道山擒其穿紅賊首一人。審係孛兒忽麾下平章靖虜令斷其一臂。割去其髮。糞穢其首。放歸以辱之。孛兒忽不勝忿辱。大呼馳下。親當矢石。麾其十三營齊進。靖虜號令於衆曰：昔張巡許遠以三千人守睢陽。古今稱義。同儕有六王之褒。血食至今不絕。以我輩今日之戰。又無城可依。兵且半之。衆若一心。則巡遠之功復成於目下。衆皆歡呼。無不一當百。

者賊皆下馬死戰。彼此躡甲交射。拳手相搏。賊之死傷被地。集矢如柴。人不能行。如此者三時。而退終不能得。靖虜一卒。至夜靖虜謂衆曰：賊累不勝。乘此月暗。必來劫營。乃令砲手數十。伏於百步之外。至半夜。果有千餘賊銜枚而來。既入其伏。砲火齊發。營中復鼓噪之。賊驚走失路。其墮岩落水死者甚衆。及日再出。四山悄然。並無一賊矣。將士皆喜。欲整隊入堡。靖虜怒曰：敢動者斬。復令嚴陣以待。至巳時。忽見黃塵漲天。賊自四山溝壑一時湧出。分數百隊圍靖虜軍。

三匝。衆皆稱靖虜為神筭。然賊亦不敢浪戰。但相持而已。靖虜令軍士為拳搏之戲。以示閑漫。一人失跌。兩軍皆笑。至夜遙見虜營舉火。遠近相應。靖虜笑曰。虜遁矣。若假我精兵五萬。今日機會必得大捷。至四更。聞虜營鬨聲大噪。靖虜乃舉砲鳴鼓。若將追者。賊遂不成軍而遁。兩山土民。杖白旌逐之。賊所棄毡皮衣物。盔甲弓矢之屬。舉之連日。初靖虜因行邊遇敵。糧水俱乏。已有炒麵二升。不忍獨食。遂當風揚之。以示同義。及此圍久。乃共以馬之肉血以充飢渴耳。賊

既退。乃振旅還堡。其孫鉞迎拜且泣曰。公享破敵之功。鉞負失利之罪。其憂喜之情。天壤懸絕。靖虜下馬拉鉞之手而笑曰。予之功。公之功也。公之罪。亦予之罪。盡以擒斬共之。其高翔偁談俱悉。而李公傾聽不倦。行話間。乃至婆羅堡矣。李公既入。詔驚悚嘆咤。不更衣不澤面。復呼翔問曰。茲戰之後。而許靖虜授何陞賞。翔曰。無。但以孫鉞失利。靖虜破敵。作一事奏之。故兩贊之而矣。李公復驚曰。茲事誰為之主。翔曰。初發於靖虜長者之言。既成於總制者。遮掩失利之計。

耳於是李公撫膺仰面大呼曰。皇天后土。豈期
堂之世。而秦岳之事。復見於今日耶。遂忿書
一律於壁。擲筆於地。大嘆一聲。就枕寢矣。其詩
曰。
落日沙場駐馬時。為憐蝓蚌此相持。眾擠一
網龍荒盡。獨保全師虎口歸。死裏致生雖幸
事。寡能敵眾是男兒。可憐萬里天門遠。誰向
重瞳說是非。

寢既熟。夢二人。一烏帽白衣。一武弁介冑。於前
揖而告曰。公巨儒也。胡為行事草之。幾陷我等
於罪責。李公驚而視曰。叟等何人。又有何罪責
之說。叟曰。吾等乃此處山靈河伯也。因公忿恨
氣冲天府。遂感九天遊察使者降此。更讀公詩。
詳靖虜之忠跡。謂吾等不能扶忠抑邪。善惡失
報。欲填吾等於天憲。吾等告遊察曰。曩者靖虜
一聞孫鉞被圍。即不懷生。更欲捐軀報國。吾等
奔訴天省。蒙差六甲九遊。為其助威作氣。太上
復吹金光。化為烟雲以衛兵刃。不然焉有以一
千五百騎。而敗二十五萬強虜。又殺虜死傷數
千。而不損一卒者乎。况向日烟雲至今未散。可

照其遊察使者不即允信。繫杻吾等。先案烟雲。更查天省玄案相同。方釋吾等之罪。李公驚喜不已。曰。扶善抑惡。故自昭白。然靖虜之功。更成風聲水影。予豈得不有介々者乎。叟笑曰。自古名將。每因殺戮太過。鮮克美其終始者。非至仁者多無厥孫之遠業。甚至於不保首領。其許靖虜者。仁將也。然壽止得五十有六。惟應一子。又當沒於戰陣。今太上念彼衛國庇民。心存忠孝。特為注添陽壽一紀。復賜子三人。仍令沒於正寢。天道報德。默暗難知。公自今已往。更不可因

忿弄筆以瀆神鬼也。李公一笑而覺。急呼高翔。誑以夢中之事。命翔錄之。曰。吾老矣。恐不及見。爾可謹記此事。待後驗之。翔每々向人脩道之。後弘治十一年十二月。靖虜以疾終於正寢。得壽六十有八。子男四人。然以高翔常談郵亭午夢驗之。如合符契。噫。異哉。故錄此。不泯李公之用心也與。

心堅金石傳

元至元間。松江府學有庠生李彥直者。小字玉郎。年方二十。為人俊雅。賦性溫粹。學問才藝冠

絕一學。路府上下官僚。鄉曲老幼。無不稱重。其學之後。圃有樓三級。高入雲表。扁曰會景。登之者。遠則四面江山。近則一城坊市。舉目皆盡。圃墻皆隣小巷。皆官妓之居。蜂脾鱗次。圍列週際。而彥直凡遇夏月。則讀書樓上。一日新秋雨霽。墻外歌咽之音。絲竹之韻。為輕風遞送。斷續悠揚。如天籟之飄々。如清商之洒々。彥直不勝清興。遂約同儕。飲於樓上。一友忽笑曰。正所謂只聞其聲。不見其形。彥直曰。若見其形。則不賞其聲。反不清矣。眾皆稱其確論。一友曰。此論返復。

趣深。真佳題也。各當有賦。如詩不成。罰以金谷酒數。於是彥直先吟曰。

涼颯浙瀝天隅起

窓蕉雨歇清聲止

灑氣乘風掃碧空

炎蒸忽入秋光裏

閑登快閣一凭闌

江山浩渺雙眸寬

俯臨坊市人窠小

仰攀牛斗天風寒

暫存視聽一凝思

瀟々一派仙音至

絃繁管急雜宮商

聲回調歇迷腔子

獨坐無言心自評

不是尋常風月情

峽猿塞鴈聲哀切

別有其中一段清

初疑天籟搏蒼馬 又似秋砧和漏打

碎擊冰壺向月傾 亂剪琉璃闔風洒

狂生對此襟懷開 邀友分題共舉盃

莫為巫山雲雨隔 清歌時度人間來

俏者聞聲情已見 村者相逢苦相戀

村俏由來趣不同 豈在聞聲與見面

吟畢眾友傳翫間 忽膳夫走報曰玉堂先生來

也彦直急懷其詩整衣而迎捧之登樓先生見

席笑曰庾亮有言老子婆娑清興不淺遂續坐

而飲彦直惟恐諸友舉其所為假以更衣將詩

揉捻成團於墻上拋出復坐而飲歡暢至暮而

散不意投詩之處乃故角妓張姬所居也姬止

一女年十七名麗容生而眉如黛染又名翠眉

娘靈慧纖巧不但樂藝女工至於書畫詩文冠

絕時輩真一郡之國色也然留心伉儷不染風

塵人或揮金至百而不能一覩其面家後構一

小樓與會景相對扁曰對景乃女之擇閑之所

也其彦直投詩之時直麗容正坐樓上忽見紙

團投下遂命小鬟拾取而觀之且驚且羨顛倒

歌詠不能去手曰此詩斷非常人所能必李王

即筆跡無疑也。况彼尚未議婚。天若見憐。吾願諧矣。至次日。遂用越羅一方。逐韻和題其上。復從原處投回。適齊直經其處得之。且讀且笑曰。予聞名妓有張翠眉者。操志不常。才貌異眾。予心每之期之。未暇其便。觀其寫作。必其人也。其詩曰。

新涼睡美慵晨起 隣家夜宴歌初止
起來無力近粧臺 一朵芙蓉冰鏡裏
重之花影上雕闌 體瘦翻嫌舞袖寬
閑覓曉蛩芳砌下 金蓮似怯碧苔寒

太湖獨倚含幽思 玉團忽尔從天至
龍蛇飛動潑烟雲 篇、盡是相思字
顛來倒去用心評 方信多情識有情
不是玉郎傳密契 他人爭有這般清
自小門前無繫馬 梨花夜雨何嘗打
一任魚舟泛武陵 落紅肯向東流洒
半方羅帕卷還開 留取當年捧玉盃
每見隔牆花影動 何時得見玉人來
名實常聞如久見 姻緣未合心先戀
詩情本自致幽情 人心料得如人面

亮直閱畢。遂登太湖石而望焉。適麗容獨坐樓上。彼此一見。寬志飄蕩。不敢錯辭者良久。亮直曰。觀卿儀範。得非張翠眉乎。麗容微笑而荅曰。然。且妾以佳作詳之。若以君為李王郎。恐君無所逃也。相視大笑。麗容曰。妾久聞君之才行。多擇伉儷。百不一成者何也。亮直曰。若有如卿之才貌。又何敢言擇耶。乃各述心事。誓為夫婦。而別。亮直歸家。以實告於父母。父曰。彼倡也。然以改節可尚。終不可入士夫之門。奉先嗣後也。遂不見允。亮直轉俛親知。於父母處百方推道。終

不容諾。將及一年。而亮直學業頓廢。精神漸耗。如醉如癡。其麗容亦為之憔悴。誓死決不他適。其父亦不得已。而遣媒具六禮而聘之。事將有期。直本路叅政阿魯台任滿赴京。時伯顏為右丞相。獨秉大權。凡官之任滿者。必以白金萬兩為獻。若少不及。則痛遭退黜。然阿魯台居官九載。釐囊合轆。十不及一。計無所出。謀諸佐吏。或曰。右相貨財山積。其心已厭。所重者子女珍翫耳。若於各府選買才色官妓二三。不過數百銀。加以粧飾。又不過數百。若得而獻之。右相必納。

阿魯台大喜。遂令佐吏假右相之命。公選於各府得二人。而麗容居其第一焉。而彥直父子奔走上下。謀之萬端。家產蕩盡。終莫能脫。一日拘其母女登舟啓行。麗容知其不免。而以片紙寄詩一絕於彥直曰。

死別生離莫怨天

此身已許入黃泉

願卽珍重休懸望

擬待來生續此緣

自是不復飲食。張姬泣曰。汝死故是節義。我必遭其毒害。麗容為之少食。舟既行。而彥直徒步追隨。哀動路人。凡遇舟之宿止。號哭終夜。伏寢

水次。如此將及兩月。而舟抵臨清。而彥直星行露宿。三千餘里。足胼膚裂。無復人形。麗容於板隙窺見。一痛而絕。張姬救灌良久方甦。苦浼舟夫往答彥直曰。妾所以不死者。母未脫耳。母脫即死。卽可歸家。勿勞自苦。總卽因妾致死。無益於事。徒增妾苦。彥直聞之。仰天大慟。投身於地。一仆而死矣。舟夫憐之。共為坎土。埋於岸側。是夜麗容自縊於舟中矣。阿魯台怒曰。我以美衣玉食致汝於極貴之地。而乃顧戀寒賤。自棄厥生。遂令舟夫剥去衣粧。投屍岸下。焚之火。畢其

心宛然無改。舟夫以足踏之。忽出一小人物如指大。以水洗視。其色如金。其堅如石。衣冠眉髮纖悉皆具。脫然一李彥直也。但不能言動耳。舟夫持報阿魯台。台驚曰。噫。異哉。此乃精成堅恪。情感氣化。不然烏得有此。嘆翫不已。衆曰。此心如此。彼心恐亦如此。請發李彥直之屍焚之。阿魯台允令焚之。果然心亦不灰。其中亦有小人物。與前形色精堅相等。然粧束容貌則一張麗容也。阿魯台喜曰。予雖致二人於非命。所得此稀世之寶。若以獻於右相。雖照乘之珠。不足道也。

也。遂盛以異錦之囊。函以香木之匣。題曰。心堅金石之寶。於是給張嫗白銀一錠。聽與二人治喪。並同來之女各資路費遣歸。於是阿魯台兼程而進。不日至京。上謁右相。奉上其函。備述本末。右相大喜。啓函視之。則非前物。乃敗血一團。臭穢不可近。右相大怒。召法官謂曰。彼棄人之妻。各致死地。自知罪大。故以穢物魘我。意在逃刑。遂下之獄。法官訊畢。上報曰。男女之私。情堅志恪。而始終不諧。所以一念感結成形如此。既得合為一處。情遂氣伸。復還舊物理。或有之。右

相不允。終置阿魯台於法。嗚呼。

四塊玉傳

繆以文者。淮陰之佳士也。幼而聰穎。勤學。既長。才貌絕倫。任俠使氣。家世富饒。但為聲妓所溺。遂不留志於功名。時求樂萬歲之元。因與同流十許人。各携重貨。往陝右生理。星行露宿。備及辛苦。月有二旬。乃達彼矣。遂居旅館。其同伴中有賈其姓者。及鄒其姓者。與以文最相親昵。雖飲食必同居宿。必共。然二子亦能吟詠。時值新秋。其三子雖在旅間。而個儻吟弄之志。略不少

怠。以文曰。此間漢唐所都。山川秀麗。幸而得暇。欲與二兄挾榼一遊可乎。賈鄒曰。諾。翌日携酒肴。從童僕。緩轡從容。且遊且詠。雖駐蹕。差峩之山。澧渭灞澹之水。細柳長平之坂。昆明太液之池。明光含元之宮殿。褒姒柏梁之臺觀。其他苑囿陵墓。寺觀祠廟。遊賞將遍。每遇故宮廢址。未嘗不發於吟吊。其以文之詩詞。二友之壁和。惜乎不得悉筆。幸錄其一。二云耳。題溫泉云。

長安西望暮雲愁。宮枕空山草木秋。泉水溶溶渾似舊。更無人露玉雞頭。

影娥池

斷雲橫樹古臺荒。人去千年事渺茫。惟有舊
時池上月。爲誰清夜靜涵光。
一灣野水抱沙流。臺畔閒雲任去留。當日但
期開一笑。那堪終古笑無休。
遺惡秦兒苦運危。函關再破勢崩雷。可憐六
國生民血。盡作咸陽一炬灰。

阿房宮

其三子往來必經同昌門。於門外白馬寺為中
食之所。其住持不知何許人。號和光上人。年逾
耳順。甚有清規。又能援接逢迎。騷人詩客多與
交狎。以文等往來既熟。遂相契厚。是後值中秋

節。和光自念二三君子。俱在客邸。遇此佳辰。不
無有孤雲之望耶。遂備瓜果之酌。命行童竟往
招焉。三子欣然而赴。至彼和光笑而迎曰。山僧
有幸。何吾子之不我棄也。至暮移席於臨流亭
畔。所設雖不豐厚。齊楚可愛。四人圍坐而飲。少
間。東山月上。水天一碧。河漢介空。萬籟俱寂。和
光曰。吾儕文士也。不可同俗子之會。須各吟一
章。以較勝負。如詩不成。浮以巨觥。亦足以賞心
歟。衆曰。唯命。和光又曰。作詩故佳。但短章促句。
不能暢幽述景。今者宜為古詞。以先吟者為韻。

衆續而和之。衆曰善。又曰主人致酒客致令。以文先生
當立題意。以文沉思久之曰。水亭夜宴滿庭芳。
和上人為東。當啓也。於是和光推讓不獲而吟曰。
幻體如漚。浮生若夢。風燈石火。誰憐一塵無
翳。萬慮盡。須捐得悟。真空不二。莫教色相拘
牽。獨卧白雲山岫裏。蒼翠古岩邊。水滿磯
頭。雲屯洞口。紛々花雨。龕前曹溪不遠。別有
定中天。方得騰身性海。瑤空寶月如鈿。惟見
梅開知臘去。誰管是何年。賈生續曰
一帶青山。半林黃葉。三秋佳景。宜憐。蒼苔翠

老庭樹帶霜。拍碧漢。露華初重。澄空月魄霞
牽。共賞芳筵。清夜未。亭子蓼花邊。契合三
生。醉談千古。不須紅袖樽前。青山倒影。清鑑
淨涵天。喜煞吾師好士。競賡險韻。分鈿問道
別來重會日。約在二三年。鄒生賡曰
萍梗相逢。斯文雅會。難期易別。堪憐。上人洪
什。珠玉笑相捐。遶岸溪光碧湛。沿堤風柳青
牽。古寺原頭紅樹裏。流水小亭邊。風月襟
懷。林泉氣味。塵埃悔殺從前。花陰滿地。皓月
正當天。水符巧分翠縷。金波晴漾。荷鈿此地

勝遊難再也。風景自年年。

以文和曰

客底心情。水亭佳趣。姮娥有意相憐。青春難再。歲月莫輕捐。可惜無花白。醉教人忽。相牽。暗想前朝佳麗。質多少。古叢邊。唐室揚妃。漢家飛燕。芳魂疑似從前。晴宵良夜。清恨抱中天。零落翠翹金鳳。塵埋珊瑚珠鈿。幽燧灑燈空。自照玉匣。夜如年。

吟畢。哄然一笑。賈生執二巨觥。斟滿於和光。以文前曰。二公之詩。雖佳。其中似有可論者。和公之作。失水亭夜宴之格。以文之詞。失之滯放。不

可不浮之。鄒生曰。當以文曰。予不能飲。遂下堤奔去。良久不返。和光命行童曰。汝可告以文先生。但歸坐。吾不復勸酒矣。其行童遠近尋請不見。衆皆驚訝。隨命僧徒。或持炬燭。或持火把。周遍十餘里。間並無踪跡。賈鄒大痛曰。欲意落於岩則山平。溺於水則河淺。山野空原亦無村舍。其為魑魅所攝耶。虎狼所啖耶。和光曰。貧僧處此四十餘年。未嘗有魑魅虎狼之害。至曉問於漁樵。則不知訪。耕牧亦不見。或告諸官。或榜諸市。叩諸佛。禱諸聖。將及旬月。並無影響。雖本

處居人亦以為異。後及一年，鄒賈買賣事畢，欲
回對衆泣曰：吾儕三人同來，以文獨不知所，卿
不無失此良友，亦恐至家遭其告累耶。衆慰解
曰：予輩共備酒肴，再至白馬寺，一則與二兄釋
悶，再加留意一尋可也。至期由舊路而往，將及
便橋，遙見沙際有二人席地而飲，衆疑曰：此山
野之處，有此金綺之人，又無從者，得無為妖歟。
少近視之，則一男子一婦人也。再近，則以文同
一美人也。以文見衆至，急起與美人携手而逝。
衆友大呼而逐之，不半里遂及焉。其女赧甚，遂

自沒於河。衆急挽救不及矣。皆驚愕不知所為。
賈鄒執以文手且泣曰：子為如此事，而不使我
知，幾迫人至死地。今又累人婦女投溺，如何是
好。以文低首長吁，竟無一語。衆曰：到寺度之。至
寺，衆告和光以前事。和光曰：以文所為，以無可
改，勿相迫責。但言誰氏婦女，緣何相從。以文俛
首不答。衆解譬良久，則曰：向者吾於水亭被酒，
披襟捫腹，乘月沿流而東，將里許，側顧水左桂
花一株，下有盤石，吾遂坐於石上，仰瞻天宇，俯
對清流，露華澄寂，桂香襲人，雖仙境不若也。遂

將前詞朗吟數遍。偶見一姝拜於前曰。妾本寺東隣賀宅侍兒紅牙也。妾之女即知公避酒。令妾敬請過臨寒寓一茶。萬莫勿托幸。况予久離家室。一旦聞女即見招之言。不料可否。欣然即往。其女導前。曲折幽徑。陰林蔭鬱。約里許至彼矣。華屋粉墻。朱門掩映。其女即候於門左。迎予笑曰。水亭之作。何相憐之至耶。遂携予手入焉。越庭閣數重。皆極華麗。最後一小軒。乃女郎所居也。予憶貴室無故而入。似有難色。女曰。無傷也。命茶畢。女曰。妾本比鄉巴氏女也。名玉。

幼時潔白。尊執又號妾為四塊玉。少習音律。為此富人賀郎之妻。不料賀郎輕情重利。遠商交廣。將越五霜。捐妾與紅牙二人守比空宅。况當青年。負此良夜。豈不有孤鸞之憶乎。久窺君於隣寺。故含恥以相邀。倘不見鄙。實腐穢之有憑。鬱情之得遂。予曰。某故幸矣。柰二友何。玉曰。和光與妾夫最善。若二友知之。妾事敗矣。予遂從之。少間設奇肴異饌。命侍兒紅牙歌以侑樽。於是紅牙理喉演拍。將發停雲之聲。玉笑而目之曰。對新人不可歌舊曲。謂予曰。妾雖不敏。

勉欲足貂。僭用夫子前韻。亦作滿庭芳以自况。
仰承夫子。幸勿以見嗤耶。於是玉々白。令紅牙
歌曰。

愁鎖蛾眉。倦開海眼。絲々腸斷誰憐。春秋空
度。珠淚暗中捐。倚遍樂山玉品。難忘翠結絨
牽。慚愧雙環塵土蝕。風月玉樓邊。斜耽匙
頭。橫偎郎袂。停々每對樽前。梁州一曲。雲葉
遏遙天。彩縷雙蟠金鳳。紅牙笑拾花鈿。薄幸
賀郎何在也。孤枕度方年。

歌畢。觥籌交雜。盃斝疊酌。已而月沉西浦。畫燭
再更。遂宿於彼矣。次早予欲暫回。玉々曰妾已
令人店中打聽。諸公事畢。自當奉別。焉敢久屈
君子。仰誤歸期乎。予不合苟聽斯言。久違諸契。
賈曰。若然。其居安在。以文曰。即寺東隣也。和光
曰。噫。寺之週迴。林木荒涼。皆廢陵古塚。烏得有
此富室。其為妖不誣矣。不煩外論。但希以文導
吾儕。達彼真偽。自見矣。以文窮迫。不免前行。出
寺東行里許。指一古墓之側。一小塚曰。此是也。
和光笑曰。吾得之矣。此大墓者。乃唐玄宗樂官
賀懷知之墓也。此小塚。人傳為琵琶塚也。以文

言比鄉巴氏。又名四塊玉者。以四玉字加於比
巴之上。豈非琵琶乎。彼所和詞中又皆琵琶情
狀也。言嫁賀郎者。實懷知之遺物也。以文視其
所處。聞其所論。魂魄俱失。憂怖之色。擁萃於面。
和光曰。無傷無傷。既得其詳。安知非發福之美
歟。遂命諸弟子發之。啓土纒一尺。得一石函。銘
其蓋曰。天寶御賜。啓視。果有百香攢成。七寶粧
嵌琵琶一面。紅牙縷金板六扇。煥然如新。異香
襲人。光彩奪目。背有金泥小篆琵琶頌一章。首
尾一百三十五韻。頌曰。

天寶四載西羌平	遠夷懷化舒忠誠
殷勤不憚萬里程	重譯十土勞遠伴
梯山航海來神京	春官柔禮司賓迎
紋駟之載奇錦帟	鱗駟之負黃金籛
山呼萬歲朝天闕	五雲高處列霓旌
麾幢羽葆絡未璵	彤庭大啓天顏頽
歌謠齊賀聲嚶々	紋身編髮如狙猩
陳階列陛獻土籛	斯足用表蕃臣盟
珍奇詭異不可名	黃琮紫貝同天璜
白圭碧璞雜丹珩	其中一物由為精

鵝項曲折玉芝莖	拂手壁碾澄寒泓	四軸均布如飛蜻	匙頭偃仰曲鳳胫	紫檀槽內沉香枿	雲光霞影紋楸枰	名曰琵琶價連城	光華閃灼奪人睛	冰紈擁襯雲錦綉	備哉製造規模宏
彩絨結帶芳香衡	春秋雙挽蟠鸚鵡	樂山巧琢玄石瑛	蛾眉海眼雙瞳々	紋犀牙品珊瑚楨	胚胎自是崑崙樞	背圓杆直休窪珣	云是胡樂形倬儻	異香馥郁百寶成	玳瑁匣瑣良絨盛

鷓鴣之絃白且瑩	潤於寒玉潔於冰	歷盡秦樓鴈柱箏	梨園弟子覩如育	咨嗟吮呷不能評	黎元富庶百物羸	聖皇賜宴開迎英	禮設八座迎公卿	司虞薦臘貢鹿麋	陳觴列俎排鼎鑪
直列首尾如星槍	明如秋水淨如瓊	不數章臺鸞侶笙	談竒辨異爭喧鑄	其年暑退斗建庚	好雨初斂風日晴	千官陪位食大烹	太官尚食進杏飴	割鮮炙脯炮巨牲	簪貂執玉曳珂珵

拱手鵠立丹陛楹	鳳吹嘈雜腔迴縈
龍鍾喧吼声雄鏗	紫駝之峯調玉羹
赤虬之脯和芥青	艮系之膾斫鯉鯖
金盤之味呈蝦蟇	商瓶周鬲閒漢罍
瓊漿玉液皆滿盈	玻璃洗漾飛大觥
珊瑚灼爍燃長檠	怯聞九響声囂旬
勅令出此異域諛	教坊空多不敢偵
絃是鷓鴣如鉄劬	塵埃肉指豈堪櫻
就中惟有賀司伶	向前竟奏心無怍
勇然取向宵前橫	當御鵠立來獨呈

調絃轉軸聲軒々	新腔纔起拍早榜
偃手一掃風雨驚	回顧衆樂如秋蛩
大如巨海吼長鯨	小如幽谷遷嬌鶯
急如怒濤古壑砰	緩如春澗泉湓々
高如霄漢雷電轟	低如暗穴蜂羽翅
巧如老樹啼蒼鷄	淒如夜雨滴寒更
猛如兩陣嚴鼓鉦	清如仙境天球鳴
近如殿角風搖錚	遠如砧杵聲東叮
輕如一點琉璃瑯	繁如萬斛珍珠傾
翻然轉作霓裳声	滿空花雨飄雲靈

悠々天際行雲輕 紛々彩棟塵落甍
其他衆樂不敢賡 聲慚韻怯圖蕘々
金石空多若枳橙 頗容湘瑟為弟兄
幸逢盛世海宇清 幸遭聖德日月明
萬國歌頌康衢氓 魏々成化遍八統
溶々德澤滋群生 四夷歸化不煩征
奎星耿々休戈兵 北狄入覲趨幽弁
西羌歸化越河涇 東蕃獻貢涉滄瀛
南蠻納土來楚荆 罷却清風細柳營
問却奔電汗血駢 官衙寂靜無訟爭

市里貨易均平衡 萬民安業樂鋤耕
黎庶殷富過田彭 此樂遠至應休貞
兆我大唐昌且榮 堪隨天仗助郊枋
堪隨朝晏解春酲 可與聖主却微悃
可與聖主釋間情 宜在西苑駕前行
宜在東閣花邊擊 願祝吾皇壽彭鏗
願祝吾皇壽彭鏗 願祝吾皇壽彭鏗
千年萬載昭佳禎 千年萬載昭佳禎

其後題曰。天寶某年秋仲望後一日。開國男。太子洗馬。東阿公某云々。惜乎微被土花所蝕失

其姓名。遂携歸寺。衆皆傳翫。喜異不能去手。詰問。有賈胡數人突入寺曰。吾輩遠觀此中有異寶氣。如果有之。乞為見貨。雖價萬金而不惜也。和光等遂將琵琶示之。而給曰。此吾寺世傳之寶。如果能貨之。公價白金百錠。胡無異言。如數酌之。衆曰。以文遇此奇禍。理同再生。當以此金入寺。以資真福。和光却之。不能遂。從納焉。是後以文等各歸家。亦無他恙焉。

龐觀老錄

元至元間。江南初附。民情未淳。法禁尚弛。金陵

乃要衝重鎮。人物繁雜。其龍江關之側。有劉生者。博學好古。以詩酒自娛。以正大自處。凡親友相識之間。或吝於營求。或耽於風月者。則絕目不視。至於言語。少涉褻慢。則必加之以叱責。人恒伏之。然吟作故。雖有時而飲酒。通無節限。雖常以夜繼晝。亦未嘗見其甚醉也。故時人號其混名曰。劉醅瓮。言其腹之容酒如釀瓮也。又常因人論及男女之道。則曰。夫婦者。天地也。乃人倫之本。萬物之源。五常之所宗。三綱之所主。聖人刪詩。獨取閔睢冠之經首。所以正男女重人

倫也。何期今之淺俗。或敗家之子。或遊手之徒。不知義禮恣意妄為。輕則傷財敗德。重則殺身亡家。愚莫此甚。真可哀也。是以人皆伏其正大。然劉之為人。剛傲好勝。人皆得以諂譽欺之。其諸友之中。有張生者。為人性凶而輕挑。使氣而好強。人莫敢犯。或少逆之。雖死不悔。人咸謂之張捨命。又有王生者。家產巨萬。其性好奢。揮金如土。人以王十萬呼之。然二人皆以能飲有名。又能以甘言巧譽。故劉醅瓮亦與之契密。先是江口下市。有名娼號為四水和者。才色絕類。富

商過客輻輳其門。張捨命恃其惡名。霸占不容留客。又因用度不足。乃誘王十萬同遊。飲博以取其利。不料十萬暗用金珠。私買四和之心。遂使踈遠捨命。捨命雖憤恨切骨。奈何十萬人情財力無計可治。常懷殺十萬之心。佯為親善。一日捨命謂十萬曰。我想劉醅瓮粧孤作態。假老成。未必其心果能堅正。兄當邀彼痛飲。浮以巨觥。多方勸酌。務令沉醉。僕同兄送去四水和家。則真偽可見矣。十萬如其言。至期醅瓮果大醉。二人相笑扶送四和家。囑令留宿。二人復太笑。

而歸。及四鼓。醅瓮乃醒。啓目視之。不知何處。見一美娃在側。而問曰。此何處也。娃答曰。妾四水和也。日間君飲。王郎處。頻興眷妾之言。王郎以至契不較彼此。奉君之意。以妾為薦。又不知君何以見責。不釋衣冠。假寢待旦。醅瓮嘆曰。予自不謹。為小物所欺。良久。復大笑曰。我雖非陶穀之可迷。然於清濁之間。不可不白。遂作風光好辭一闋。大書於壁。其辭曰。

理難明。事難明。可笑無情。負有情。佳人莫作傷春泣。終無益。守殘更。爭柰巫山徹曉晴。夢

何成。

書畢。擲筆於几。飄然往矣。既歸。王張相携大笑而入曰。昨晚樂乎。醅瓮大怒。正色責之曰。古云。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公等故能損人。於己何益。二人再三伏過。良久。醅瓮相待如初。既而復命共飲。將半。醅瓮忽出白金數兩。謂十萬曰。此金煩寄與昨日之婦。我雖與彼秋毫無私。然大丈夫無故。擄人床榻。混男女之分。彼雖不介。我心其獨安之。十萬不辭。遂依其命。既別。捨命謂十萬曰。劉醅瓮真奸人也。其言決不可信。我等到

四水和家。以金與之。其情自見矣。既至四水和家。十萬執金曰。劉郎奉此少伸。昨夕情愛之款。四和以為十萬之金。詐作此言而誑已也。亦佯受金懷之。笑謂十萬曰。茲事者。君以劉郎惠我。非我故敢欺君。然情無兩偶。請君今日告別。十萬聞言。思與捨命之論相合。遂變色大罵。四和急道本末。至於跪跪再四。十萬終不允信。奮衣不顧而出。遂與四和相絕。捨命乘機而與四和更復舊好。日每與十萬誣說。醅瓮與四和往來密意。又假為勸激之言。浸潤備至。十萬轉加憤

恨。常謂人曰。我若不殺醅瓮。終被氣死而捨命。喜其得計。乃謂四和曰。十萬之言。人皆以為信然。我若潛殺醅瓮。官府必捕十萬償命。尔我方遂久遠。四和曰。妾誓此心。自今死生從即便了。何必殺人。捨命曰。此言既出。如何可止。若其發露。必先殺汝。四和自計。從之則死。不從亦死。憂畏交切。無計可脫。適有舊識上江客人李頂缸來訪。遂與相謀。乘夜潛走上江。其家無一人知者。其母慮四和止有張捨命王十萬劉醅瓮三人交講是非。累有飛語。或死或逃。定是三人所

為遂將本末情詞。赴巡檢司告理。致將三人拘禁在官。百方追問。刑無所施。終無情實。俄值舊官任滿而去。有新任龐巡檢者。名觀老。為政敏捷。吏白張捨命等三人。乃前官未斷之疑獄。觀老大笑曰。既是人命殺之便了。又何疑也。即押三人赴市用刑。出而復回者數次。遠近喧傳。觀者如堵。觀老乃改服。遍行市肆。忽聞一人曰。冤哉。人在何處。而此處殺人。遂捕其人。以歸。責問供曰。聞四水和先於某時被上江客人李頂缸拐去。即今頂缸又來買賣。見在江口船上。觀老

大喜。令其作眼。當時捕至。觀老曰。汝既是李頂缸。就拿去殺了。不必多問。頂缸聞言大呼曰。我雖拐去活人。見在。乞為差人押取前來回證。虛實便見。觀老笑曰。我若不殺你。你定不輕認。既差人往。不一月果得四和到官。及提各犯當官面證。各執情詞。觀老大怒。各杖二十。令其從實具供。於是

劉醅筦供曰。念某昔崇儒業。致力有年。因達世機。遂思退逸。但知詩可忘情。不料酒能致禍。是以遭人欺。遭人誘。無術閑防。致身危。致

身辱何能拯救。戀三盞之黃湯。喪一生之清德。有玷伯倫之裔。更染醅筦之名。言行不虛。甘情伏罪。

四水和供曰。伏念妾本良家。幼遭不幸。父娘賣我以圖財。身命從人。而失節。女工不習。樂藝是供。日倚門巧笑。朝掩扇清歌。東家食而西家宿。乃有四水和之稱。張郎婦而李郎妻。故惹衆人之爭。禍自期禮法之難容。至此所供是實。

王十萬供曰。念某生於富室。長在明時。不知

父祖之勤勞。乃效狂徒之放肆。倚錢威仗錢勢。任意施為。稱心行。随心好。全忘潰乏。揮金如土。招人啓十萬之稱。得罪為囚。恨我至一貧如洗。與言及此。欲悔何追。禍敗自求。敢辭公判。

張捨命供曰。本非仕宦之家。原少父師之教。養成愚俗之才。習就凶頑之性。義禮茫然。貪欺是尚。損於人利於己。自以為常。愛之生惡。之死誰能敢犯。轉目忘恩。吹毛復怨。憑血氣之強。仗龐豪之勇。一語不容。半錢不捨。惡極

刑加。何辭脫罪。

李頂缸供曰。念某生來愚鈍。老大無才。不識高低。強隨好惡。比楊妃之病齒。效越女之顰眉。食嚙殘之蔗。空慕其名。披已弊之裘。甘希其色。貪餌忘鉤。愛囚入網。捉閹捕空。名為趕剗。替人受禍。可謂頂缸。既同衆犯之名。敢避一身之罪。

五人拱畢。侍史奉上。觀老詳示良久。揮筆判曰。人非聖哲。豈有全德。雖物欲之難除。然是非之易鑒。心為欲宰。欲聽心施。心若端良。欲何

不善。酒色財氣乃世所當然。但人有君子小人之分。故事有敗德成仁之道。所以用同而功異也。君子正心節欲。節之則吉。小人縱欲亡心。縱之則凶。其酒色財氣。豈能成人。敗人者哉。切照劉醅。兔以酒虧儒者之名。四水和以色失良家之節。王十萬以財傾殷富之基。張捨命以氣損買身之理。李頂缸乃各犯之干連。於情理則庶幾少減。依明條各杖從輕。自此後。須當改業。

是後傳播遠近。至今江湖間。以為調笑云。

花影集卷之三

花影集卷之四

丐叟歌詩

李自然者臨清縣民家子也。七歲而孤。為晏公廟道士任其撫養。以為弟子。既長聰敏變通。甚為居人知愛。時運河初開。而臨清設兩閘以節水利。公私舡隻往來住泊。買賣鬻集商賈輻輳。旅館市肆鱗次蜂脾。遊妓居娼逐食者眾。而自然私一歌妓日久。情款甚厚。暗將其師資產盜費垂盡。皆不知也。一日因醉與一游手爭毆。被訟於官。其師始知。一氣而沒。自然亦因宿娼之

愆。展轉囚禁。經歲方已。然追牒為民。不得復其
原業。無所依歸。遂與前妓明為夫婦。於下閘口
賃房賣米餅度日。自然自念貧乏。夫婦勤苦生
理。不捨晝夜。不半載自餅鋪而為食店。自食店
而開槽坊。生理日增。財本日盛。十數年中家業
赫然。南庄東野前店後宅。遂成巨富。止生一子
取名曰當甫。七歲其母因疾而逝。自然未免再
娶。雖得其宜。而自然念已幼孤。恐子為繼母凌
苦。百方防忌。子母之間。返各疑避。是後李當既
長。自然為擇豪門為配。一自新婦入門。母子
加不睦。而李當恣意非為。其母絕言不告。亦
禁戒。所以至於敗壞。實自然處不得其道也。初
尚不知。後雖知之。亦無如之何。不一二年。其李
當或縱酒宿娼。遊放賭博。無所不至。家業費耗。
行箴極濫。或為賊盜攀指。或遭凶徒染累。或為
人命干連。或作誑奸保證。或禁囚圜。或奔逃避
匿。而自然只得為其營救。賂上買下。補欠償逋。
不及數年。產業一空。衣食徃々。缺用。而李當狂
肆無施。亦頗守分。止餘舊宅一區。尚直銀數百。
而自然有妻弟劉某者。謂自然曰。君今年老別

無生計。慮恐日後漸至難為。吾於兩淮有鹽若
干年。以未支。今欲往賣。近觀賢甥。頗非前行。可
將此宅變易。槩予同往。必得厚利。而李當亦自
奮勵。父子同議。罄易家產。與劉某擇日而去。而
自然夫婦。同新婦借房親家暫居。將二年。杳無
音耗。一日忽有人自淮而來。言劉某已死於途。
兩家財本盡為李當所掌。仍前不肖。任意非為。
自然欲去而不能。欲托人而不得。未半年。老妻
兒婦相繼物故。孤身獨處。人情久厭。資用不敷。
東移西處。人皆不顧。遂復栖身於晏公廟之

厨。故人親知。供餉不至。未免行丐於市。而自然
素受安富。一旦行此。多為人憎。饑寒頓切。同儕
有一老叟。能歌詩。所丐頗足。自然慕其能。懇求
其教。其叟不吝。遂教之。而自然本出道流。頗解
詩書之語。一授而成。頌詩曰。

緣何貧賤。生勤儉。只因窘迫。難調贍。飄泊飢
寒。苦不勝。伏勞悴力。將誰怨。或傭或藝。仰人
資。但能溫飽。無他念。晝夜營營。不惜身。省衣
節食。得餘羨。轉添小本。作營生。買多賣少。奔
西東。四時八節。冒寒暑。一百二十行。肆中經。

紀誠實人信服。日月可過衣食充。老少有依財足用。人道盡而天理通。緣何勤儉生富足。彼因貧困先勞碌。粗茶淡飯守尋常。朝謀夜算思積蓄。幾平經理產業成。妻榮子貴遂心欲。中鹽製貨夥計行。全家穩坐享天福。買隣辟地廣庭軒。連阡跨陌開園田。先治僕妾次車馬。繕修造作經連年。婦娶權門沾勢力。女歸豪貴不論錢。勢利兩全根已固。有錢難買子孫賢。緣何富貴生驕奢。只因生長出豪華。掙錢人死財無主。賢郎別是一人家。放慾肆情

恣所好。指財如土鬪矜誇。舊夥間疑更世業。虛花聽信改生涯。孀居老母遊庵寺。喪父小郎串拘肆。遊庵頻煩起是非。拘肆久遠壞家事。狂奴欺主發悖言。濫妾通人喪前志。狗黨狐朋晝夜隨。賭錢喫酒無不至。緣何驕奢生貧賤。只因放肆身家陷。五七年来產業空。器皿用盡賣釵釧。當東買西胡倒騰。三不值二常改變。田園初賣尚可為。巧語花言怪人勸。倒宅換屋被人扶。般來般去片瓦無。衣食不供奴僕散。炎涼迂變故人踈。房錢不繼遭人

逐母病妻亡寄體孤。向晚無投誰見恤。未依
更鋪是良圖。

自然既能成誦。異日於人煙市肆之間。高聲朗
誦。更於句下加以解說。一時居人哄然叢聽。咨
嗟稱賞。所惠錢米成負而歸。儘足數日之用。盡
而復出。每々如是。深以為幸。一日又出。正歌詩
間。忽於衆中有一道人歌曰。

四序推遷氣迭更。人間成敗理同明。春回大
地群芳茂。夏到炎蒸萬物成。秋動金風諸品
遂。冬寒閉塞運回貞。乾坤終始俱同理。莫把

興衰浪自驚。

自然聽畢。徑前揖問其由。道人笑曰。君非任高
士之徒。李自然乎。何不識我耶。三十年前。予嘗
在晏公廟。與君同處。數旬。今何忘之。自然驚喜。
遂相與握手。請入茶肆。叙以久別之情。訴以本
身終始之事。且悲且喜。道人曰。賢契不必認俗
太過也。適間聞君歌中之意。其責盡歸人子。不
能繼述前業。於理最當。若以君事比之。似大不
同。今君尚存罪。將誰歸。自然太息曰。僕雖未死。
寒家之敗實由豚犬所致。吾歌之詩。言雖少異。

理實同然。道人撫掌大笑曰：君守道不終於理，不明宜也。又歌俗誕之詩，誘人自愚，而入於悖，理深可嘆也。自然悚立，請聞其說。道人曰：予之前詩，其道備矣。且如四時之運，春發生而夏長，養秋成實而冬收藏，人少如春，人壯如夏，人老如秋，人死如冬。又如人家之成敗，勤儉春也，富貴夏也，驕奢秋也，貧賤冬也。豈但四時代謝，人之生死，至於國之興亡，世之治亂，未嘗有能外乎此者。一飲一啄，皆因前定。萬物虧成，氣理使然。君今專責人事，豈不謬哉。說由未畢，但見續

茶之叟勃然作色，忿起向前，奪其茶盞，大喝連罵俗夫。急去急去。穢吾茶肆矣。道人笑視良久，不言而出。茶叟復曰：二子且止。予本不當與爾較言。柰何知愚不教。又非仁者之心。爾當格聽夫。天者陽也，地者陰也。兼陰陽而有妙合而成者人也。所謂上帝臨汝，降中於心，可以動天地，感鬼神。天不言而人言之，地不為而人為之。上古聖人仰觀天文，俯察地理，中建人極，所以八卦演而九疇叙，四方正而五官設，天人合而三才位矣。汝謂四時但依氣運自然，不關人事，且

如春不耕種則莽然蒿艾木不生矣。夏不耘耨則草卉叢雜谷不實矣。秋不收斂則風霜散敗廩無蓄矣。冬不藏蓄則用度乏繼民無恃矣。是果專於氣運乎。亦將從於人事乎。又汝謂人生一世少壯老死亦氣運之自然。若人幼而不學則壯而無所資。壯而不行則修齊治平無所恃。老不加順時調護則無以享期頤之壽。病不用砭艾之方則命歸於夭折矣。此又果專於氣運乎。亦從於人事乎。汝又謂家之成敗皆自循環。勤儉富貴驕奢貧賤亦氣運之自然。若勤儉不

興非望富貴長懼盈滿。貧賤每存安分。是果專聽於氣運乎。亦將從於人事乎。至於國之興亡世之治亂更有說焉。且以周自公劉積德累仁。至於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謳歌詞訟歸之。而臣節不易者非取之也。人歸之也。武王吊民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非求之也。天與之也。德敷則人歸。人歸則天與。根既固而本必大。源已深而流自遠矣。享世八百豈不亘哉。漢有天下也。因秦滅六國。怨結九服。漢祖將順群讎。共雪眾恥。雖有霸羽並驅。能聽董老一言而得鹿。為民

除暴代世洗冤享年四百又豈過也。唐除衆厭
之主收已殘之功宋消協治之奸定久亂之世
是皆取無懷怨之民撫有樂生之衆雖不敢比
德於周然不失取之以正君無飾情誑衆之為
臣省避嫌含疑之諱治平理坦民和天順其各
享國三百有餘豈不休哉其餘篡竊相習割據
競勝或因勢而禦下自尊或貪功而協上推戴
或乘機僭號或假便盜名雖居人主之位常懷
狙詐之心為君者忍心負德為臣者顧後瞻前
奪含悲戀故之民率抱忿屈從之衆開端乎莽

操繼惡於懿温苟幸有二傳三傳若非子殺其
父定遭臣弑其君兵起房帷怨興骨肉有朝為
天子之尊暮求匹夫無地者得志惡甚虎狼失
馭屠如犬豕惹劇賊窺時引蠻夷伺隙瀆亂民
彝畏干神器可勝嘆哉汝但知興亡治亂關乎
氣運而不知氣運合變實係乎人聖賢之治體
衆心而合之於天小人之為肆已欲而巧變於
事心即天天即理人行速而天行緩人事昭而
天理默善惡陰陽互為體用善不與福期而福
自生惡不與禍會而禍自至興亡治亂於斯判

矣。何乃執偏強論。以惑後愚乎。且尔先負其師。今日可逃子負其父。此皆理合氣同。惡積禍會。又將誰怨耶。二人聞訖。汗流浹背。俯伏受教。不敢仰視。既別。明早各携香帛。欲求未明之理。則茶叟徙居。不知所向矣。

翟吉翟善歌

成化乙未冬。予與諸友臨簷負暄而坐。話間一友曰。昨見一士人。其名可喜。姓翟氏而名吉。意翟音近擇。一九人家婚喪宅葬。未嘗不由擇而行。雖非大故。然其用意之妙。似無餘蘊矣。衆皆

嘆賞。一友徐曰。以予論之。未若名之曰翟善。豈不佳乎。夫善者衆福之基。若事之擇善而處之。其吉不待趨而自在其中矣。若然。真所謂棄本而逐末。正如不耕而望食。不織而望衣。得乎。衆復大笑。改稱之。予更從而折其中曰。凡脩齊治平。是皆本乎善。善乃為人必由之徑。日用常行之事。豈可斯須遠也。其所擇者。形同實異。惡損好益之謂也。衆亦稱之。是後予思諸友之博論。正中目前之弊。今之人家往之。有不可勝道之弊。肆不在懷。何但擇善與不擇善者哉。且如人

家一有婚喪宅葬之事。輒起趨吉避凶之疑。多方占擇。不顧義理。至於悖道違天。無所不至。殊不知不測之禍。至不旋踵。可勝嘆乎。又人多狹淺。性復多忌。或聞微論。必加震怒。至於幽隱不堪容之事。雖在介疑。恬不着慮。及至事失。亦復苟順自受。呵誠可笑也。誠可嘆也。予觀斯弊。深自惕警。不揣鄙陋。僭立新意。以婚喪宅葬為擇吉。瞽樂僧尼巫媪奴婢為擇善。分為二途。類為八事。各序小引。聯作俚言。名之曰擇吉擇善歌。非敢擅立彼此。意在賢者知警。而愚者之少戒耳。

夫婚姻者。人極之先。五倫之本。正閨門以及家邦。承宗祀以延後嗣。乃天地工用之端也。凡求婚者。當先觀其父何如。則其母之婦道可知。其母既知。則女範得矣。今之人則不然。一有婚姻。乃心財利。或專在吉凶。殊不知貧賤富貴在天。吉凶在我。茫然顛倒。曷勝嘆歎。曷勝嘆歎。

當世婚姻真可笑。不求懿德求才貌。富家有女媒氏忙。逆料糴查向人道。貧愚一聞心預期。晝夜尋思念不移。那度彼此事可否。亂投瞽卜占筮龜。瞽卜吉凶豈能斷。往々隨口乘

人便命合紅鴛便進財。自此家門都改換。千
謀萬慮過門來。貧苦追陪富倚財。婦驕悍急
悖指教。家業從此成頽衰。嗚呼擇吉兮。吉安
在。宜當聽取文公戒。還娶不若吾家女。殷勤
趨事心無外。

夫人之喪親也。當傾天之禍。一痛之外。不知有
生。何暇他顧。緣以承宗為大。聖人節之以禮。乃
教民不以死傷生。昭諸經籍。立萬世經常之法。
今之正俗。覩成儀而不遵。冒欺悖是聽。指親
為殃。而舉家避殃。寫父名設獄。而請僧破獄。省
棺衾以資佛事。節哀痛以遂人情。對柩歌舞。臨
壙開筵。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堪嘆人子居喪次。不追罔極先人事。急請陰
陽問吉凶。更推時日求避忌。棺衾朽薄。纒掩
形。歌管連宵不少停。珍饌預陳。酬往復。鏡鼓
轟天。誦佛經。紵紉幡幢。苦周辦。破產勞生。為
人看。臨壙那論親。永違緊顧齋堂。恐客散。嗚
呼擇吉兮。吉何辜。以此兒孫有若無。劬勞之
恩至如此。回頭請看林間鳥。
宅者安處之所。偃息之處也。所以界分局而庇

風雨者也。近市井則有繁華交易之利。近田野則有稼穡之宜。其規模依地勢之方圓。其華朴稱家道之貧富。今之人則不然。多惑於末食之術。謂門何如可以致財。向何如可以致官。取八字合支干。排年時推姓屬。移西就東。拆門倒戶。貧者返致傷財。富室或因致禍。愚莫甚焉。

室屋本自庇風雨。大小橫斜稱規矩。不思本分信陰陽。妄引宮商角徵羽。或將年命合三奇。冲避神殺隨干支。春和秋爽不修造。選在隆冬暑雨時。開門放水斜調向。鄰家有碍誰

能讓。或遭改拆損資財。或因歐鬧動詞狀。嗚呼擇吉兮吉不足。初然謀笑反成哭。益時將就損時修。省事省心都是福。

葬者藏也。擇者取地之宜也。勿就歧下畏水汨也。勿近城市畏遷易也。所以擇宜者。欲其久安而求固也。春秋謂某公弗克葬。言雨也。亦未嘗言及年月之利鈍。塋地之吉凶。今日所為殆盡俗穢。至有暴露父母待利數年。遷徙祖宗就吉幾處。損恩利己。信惑聽人。殊不知體竟宜安。博敬宜謹。事之反之。故世之遷墳就吉者多致喪。

敗。吁可嘆也歟。

近來安葬論風水。至於儒者不明理。妄言擇
葬家富昌。風水不佳。至貧屢。八針砂水識來
龍。貪狼回獲相朝逢。點穴遠近辨系忽。咫尺
差錯定吉凶。因此愚夫幾遷徙。祖父朽骨不
安庇。暴柩停棺待利年。因虛傷實是何禮。嗚
呼擇吉。吉莫誇。前人諺語真不差。山頭有
塊王侯地。何不將來葬你家。

往者瞽目。緣衣食。故多習為裨官小說。演唱古
今。愚者以為高談。賢者亦可課睡。此瞽者贍身
之良法。亦古人令瞽誦詩之義也。今茲特異。不
分男女。專習絃管。作艷麗之音。唱淫放之曲。出
入人家。頻年集月。而使大小長幼。耳貫心通。化
成俗染。他時欲望其子女為節義之人。得乎。况
其居宿不界。尤有不可勝言者吁。

瞽夫瞽婦事絃管。以此愚蒙多狹款。出入通
宵。終不疑。穢曲淫聲。那知慘。但知斯人目已
盲。外觀不擾。內觀明。慣通市井。奸欺事。專俟
人家邪正情。人家有大還。有小終。朝教訓。尚
難曉。何況反令親。鄭聲真是家長行草。嗚

呼擇善。善有常。莫若不用最為良。非惟習俗傳昆後。亦恐風傳話短長。

世之僧尼出家者。謂其躬盡其道。欲為佛者非也。又謂欲其所為而為之者。亦非也。不過為愚父愚母。捨以出家。或有他故而栖身於彼者。然其滋味情慾。豈得外乎人哉。是皆不得已而為之者也。既托於人。非財即色。每見其溫言遜色。好惡不爭。斯所謂困人之術也。既入其術。得脫者幾希。愚夫愚婦。求益致損。嗚呼醜莫甚焉。僧尼來往纏門戶。送茶送菓送文疏。日親月

近漸不疑。叫父呼娘。成主顧。變換狂邪。作至真。助忙濟急。巧相親。色財兩欲。常窺便。夫婦相容。各有因。上元中元。四月八。欲求混會。巧生法。燃燈浴佛。供盂蘭。通宵男婦。亂遊狎。嗚呼擇善。求斯情。請君默想心。當驚杜微消。著賢者道。不爾與論。虧家聲。

可笑今之人家。不論賢愚貴賤。大小事務。皆由乎婦人。至有剛果之夫。亦且半之。凡遇疾病。輕則藥婆。重則師娘。或投以無名之藥。或禱於假降之神。嗚呼人命家聲。付之於有損無益。此故

已矣。然此等婦人往來人家。為奸為盜為妖為孽。誘內通外。鼓弄妻妾。拘引奴婢。所為之非不可槩舉。噫。可畏也哉。

俗家有疾。不論理。盡孝行慈。事神鬼。邀請師巫。醜作為。擊鼓搖鈴。掛錢紙。將軍花姐。及先鋒。頃刻而婦為而翁。不限高華與寒賤。可憐一旦同斯風。穩婆牙姥。更多弊。妻妾敬彼。緣有謂。拘引淫風。內外通誘。啓資財為魘魅。嗚呼。擇善。善何窮。勸君宜早除斯風。自今治疾。還從理。免使傍人笑。鼓龍耳。

允蓄奴婢。所以代勞而執事也。雖有良賤之殊。然於口體非二。當知其飢寒。察其勞苦。於功過之間。情責情恕。年既長。則皆配之。分其親疎。別其內外。則當矣。而乃豢如禽畜。飢寒不知。勞苦不惜。動加箠撻。奴大不為娶妻。婢長而妻妬。不時錄用。含糊不明。閔禁不嚴。親疎不辨。混然同處。欲望不失事者。幾希。

奴年十七。當與妻。婢年十四。當有依。只知使令不節制。一旦失事。空噬臍。有等富家。多侍妾。不念人乘。皆氣血。緊關未免傷天和。放縱

定擬壞名節。悍婦私奴起奸禍。狂夫寵婢恩義墮。奴婢人家不可無。只須家長無私過。嗚呼擇善兮。急於此。奴婢粗足宜當止。彼本陰陽一氣生。還須溫飽看終始。

雲溪樵子記

至元十七年。宋國初亡。江南盡為元有。凡宋之軍民官吏。皆入板圖。安籍生業。其忠臣義士。多懷快之之心。或潛伏隱遁。或改姓更名。或捐妻子。以自髡為僧人。或棄家鄉。以投為道士。托之醫托之下。以度朝昏。處之漁處之樵。苟全性命。

此等不屈之人。遍滿天下。不可驟舉。元之執政者。不敢拘錄。恐致迫急。但令州縣羈縻而已。金陵有樵者。號雲溪。不知何許人。亦不知其姓字。凡遇有人問其姓名。來歷者。則兩手掩面泣而對曰。予故宋逋民也。哀動路人。竟日不食。人以此憐之。固不忍苦問。朝則入山採薪。賣於市。暮則宿於洪濟寺之僧厨。雖隆冬盛暑。不輟者二十餘年。未嘗與人相接。是後人情頗熟。或遇儒人君子。稍相應答。有居人平以道者。其先亦宋之宦族也。樂賢好善。每見雲溪。如禮尊執。終始

不急緣此頗相契合。或邀之飲食，亦不違其意。然終不言其姓字。以道欲試其詩，故自作詩試之。以求其和。雲溪微笑，不書於紙，以手畫地而答之。隨書以手滅之。不令以道抄錄。數年之間，僅得一首曰：

夢入鵝行拜紫宸，覺來思夢泣孤臣。半生家國空餘我，滿目山河已屬人。無地可容王蠋死，有薇堪濟伯夷貧。伶仃苟活緣何事，要了淡之一點真。

一日入蔣山採薪，時直深冬，遠涉空谷，窮歷荒

幽。忽爾風吼空林，雲凝四野。一時青嶂如銀，頃刻乾坤變異。冷結千山，寒生萬壑。輕籠林麓，高低陡失。村居濃積，溪橋遠近都迷。鳥道沉雲，溪鷄衣沾濕，手足僵結。寒顏抖擻，不能移步。欲歸而不能。欲止而無處。遙望澗邊密林之中，似有村舍者，遂勉強以進。至則果人家也。壘石為垣，編荆作戶。茅屋數重，恍如仙境。其戶緊閉，牢不可開。欲排之則無力，欲叩之則恐見嗔。猶疑想筭，屹立雪中久之，不勝寒苦，只得叩喚。有人問曰：誰耶？雲溪答曰：予樵也。為風雪所窘，敢乞開

門一赦其人曰。故知為樵者。然名誰歟。雲溪嘆曰。吾其當死耶。遂忍寒而去。主人極出笑而相邀不及。命二童扶挽而至。則主人深衣幅巾。曳鳩藤之杖。着赤鳥之舄。笑而迎。謂曰。老夫與君頗舊。稍以一言相戲。而子之剛介。與前無異耶。雲溪久視。則不識。頻問。則不答。但大笑而已。遂導雲溪以入。越重門。度峻宇。達後閣。又少東。而有小軒三楹。其中錦帳綉幃。毡簾綸櫺。所設榻几。屏爐。皆極珍貴。彩絢奪目。金碧交映。手中設几。筵一席。盤匱壘爵。肴核不能辨識。一老據首。

席而坐。見雲溪至。离席傍立。雲溪自疑如此深山。有此人物。是必仙也。皆降禮叩拜。其老人同深衣者。亦皆酌荅如儀。其老色粧而嚴。神爽而諒。對人而若無所覩。人言而若無所聞。雲溪畏仰。若自無容。有童子數十。各執供具。森列兩楹。深衣者令人置榻於席末。令雲溪坐於次。辭謝不獲。只得乘命而坐。少間酒行。深衣者侍首席。之老如奉尊執。所談雖亦古今興廢禮樂典章。然非經書子史所載者。未及成醉。而野服者遽然而起。深衣邀留再三。終莫肯止。凌雪冒風飄。

然而去。已而風雪逾大。天色漸暮。深衣者留雲溪。與其對榻而寢。雲溪拱而告曰。貧民過蒙延款。禮遇實優。而又留對寢。垂愛尤甚。但不知尊丈族諱。是某虛叨恩惠也。深衣者笑曰。君尚忍死遠名。予何獨易道哉。雲溪赫然不敢復問。良久。深衣者喟然嘆曰。予亦宋人也。早慕功名。志投科目。經執周易。意在顯親揚名。為國之用。因易理玄微。不得深究。數易師傳。終不得其奧。忽聞此山有此仙師。得希夷之旨。求尋則不得。見欲。不求則不能捨。遂於此筭室獨居九年。感師

方得面授玄奧。師因謂予曰。易道故宜學。而仕進之志不必興也。此去一紀之後。宋祚告終。江南厄運方始。予因受師之教。棄妻子。脫塵網。五遷其廬。入此深僻。人跡不到者二十寒暑矣。不謂予今偶來。亦素有緣者也。予之師。即適間飲酒之老雲溪曰。貧民素以術數為誣誕之說。今聞尊旨。端似有憑耶。深衣者曰。非也。夫世之奸人。狂士。鼓詐惑愚。妄稱圖緯。假設妖符。或謂代漢者當途高。或稱牛繼馬後。而乃號為術數者也。予師所謂宋祚之終者。乃推類較宜。配常探

理之道也。大而天地之循環。小則一身之榮悴。皆可推而得也。雲溪曰。且如我太祖皇帝。陳橋兵變。日光磨盪。平除僭亂。尊母遺教。傳及長君。仁武絕古。何乃德昭橫天。廷羨不終。而太宗終負慈母之盟。何黑白之相遠也。且如真宗之寬仁。仁宗之柔克。英宗之淳正。至若神宗之始恭。終惑。哲宗之治衰。亂集。徽欽之北狩。高宗之孱懦。甘讎忍耻。奔縮竊安。屈膝海隅。畏忠樂佞。致使八陵陸沉。神器迁播。又如孝光寧理。不過循依故轍。甘分江南國主。祖宗恢烈。茫然矣。度皇

而下事不可為。嗚呼。今日又何日耶。深衣者曰。予之初也。亦如子之疑念。一追思而悲不自勝。後蒙吾師開論。始得釋然。雲溪驚曰。何謂也。深衣者曰。吾師曰。夫謂陳橋兵變者。謂非一人之謀。乃衆情之變也。民聽天聽。民順天順也。此乃當時執筆之官。籍名掩實之紀也。且太祖繼五代之餘。自唐而晉。又漢而至周。慕竊相乘。或驕兵劫治。或悍將邀功。累興累滅。故事相尋。其間不過大同小異而矣。設使李處耘無通復之言。匡義趙普。俱為滅族之事。其變亦未必然也。及

金虜臨汴之時。惑和議而忘戰守。逐忠義而沮勤王。國喪而不難。衆觀而不忿。又似衆情之變。此天道之當然也。殊不知其中如李處耘趙普之徒。復有幾輩也歟。雲溪曰。太祖法堯禪舜。不與其子而與其弟。仁聖可知也。而德昭橫天。德芳繼沒。終無返辟之期。天道安在。深衣曰。周世宗任太祖以股肱。寄太祖以邦家。托太祖以遺孤。而太祖奪而取之。其道又何如也。雲溪曰。此故如此。然趙普者。受太祖殊常之遇。而返啓奪宗之心。其太宗者。背金匱之盟。違慈母之命。不

思太祖割愛之義。惑普邪言。返享九世天位者。何也。深衣曰。杜太后之教。乃平素太宗浸潤之言。事必成於奸。普既鑑主少之失。以德昭為幼。以太宗為賢。使法周公。豈不美歟。且陳橋兵變之時。實普同匡義鼓扇諸將。乃成變事。惟太祖一人不知耳。二人之私契。已見於斯也。是後國有長君之言。豈容再誤之說。不待論而可知也。雲溪曰。如此則太宗是而太祖非歟。深衣曰。呵。徽欽北狩。高宗之嗣。尚不償汝之怨歟。南渡數君。竟歸太祖之裔。雲溪又曰。曩者汴京失守。

二帝將行。金人以孤軍處重地。四顧無援。未見有一人一旅。忿然而資其事者。使彼援甲雍容。徐出我境。如蹈無人之地。議者以為奸臣佐主。忠義掣肘。以致人心解阻之謂也。至若詔以兩河降虜。而太原終了不伏。而太原與汴京之人。又何黑白也。深衣曰。若以人情封彊論之。不為無謂。夫汴京者奪孤之地。故興廢理同。太原者。乃弔民所得也。故恩義所以相當也。以仁而取金陵。而金陵終為邊扞。以欺詐得荆湖。呂文煥以欺詐而叛失。吳越以恩禮奉獻。終安於吳。

越。此皆天理之當然。氣數之對待。人事之返復也。雲溪曰。聞公之言。似近釋氏輪迴報應之意也。深衣笑曰。且如草木春榮者。則夏枯。秋芳者。則冬悴。寒極而暑。暑極而寒。晝而夜。夜而晝。豈非天道之自然。凡氣理之返復。恩怨相當。善惡之類聚。皆天理好還之道。昭如日星。信如金石。密不容髮。萬無一舛之定理也。雲溪於是手舞足蹈。降榻拜伏曰。聞公高論。疑者決而塞者通也。又論有宋累代之臣。曰某而忠。某而介。某而節。某而義。某而奸。某而佞。某而貪。某而穢。嘈々

瑣々。經夜亡寢。已而燭盡香消。宿霧歛而殘星
落東方明矣。雲溪叩謝深衣者而歸。奔跳豪歌
如得至玃。如登仙境。終日含笑默坐。人皆不知
其所以。又數年無疾而終。將終方以所遇之奇
論告諸以道。以道筆而錄之。後為好事者所傳
耳。

閑評清會錄

有生姓閑氏。名評。無何鄉詩酒社人。其為人。也
形如沌混而不能歌舞。性如木石而頗解語言。
無晝夜之分。無寒暑之易。不知趨利避害。不知

敬善畏惡。不驕不諂。不迂不僻。愚而通。俗而端。
拙而謹。癡而詳。不以富貴為榮。不以貧賤為辱。
仰天俯地以享其大。處衆伍物以樂其同。執常
無疑。將順無異。心無所向。志無所期。無憂喜之
見。無得失之慮。雖曰讀書。未嘗以書為資。雖曰
習文。未嘗以文為辭。但知飢而食。渴而飲。困而
眠。閑而適。以詩為功。以酒為樂。怡々乎似有所
得。洋々焉似有所遂。人莫能詳。夫然者。一日與
諸友會飲。偶談及鬼神之事。一友曰。予嘗見人
家信向師巫。請神畫案。作諸非禮。甚是無益。但

其中預知先亡名姓。死生來歷。疾病禍福。每有驗。更不可曉。一友曰。予亦見人家有怪。投磚擊瓦。移物搬財。迷惑男女。為害太甚。其稱神鬼。又莫之可考。又曰。且如扶鸞降筆。斷事決疑。長篇短句。咸動時俗。至有小兒能計前生之事。大人談再活之因。又或有見形說話者。或有嘯於梁。隱於壁者。傷化敗俗。傳會遠近。法不能禁。其間誕妄。不知果皆實歟。虛歟。在理端。謂何如歟。吾儕忝為聖門之徒。亦嘗讀書窮理。其於格物之學。豈可不致知乎。或評之曰。俗習之妄也。或

曰。邪人之術也。或曰。妖也。怪也。又曰。神鬼昭彰。胡可誣也。眾口誼較。各出己意。紛々瑣々。終無定論。獨評瞑然閉目。端坐不語。眾友怪而問之。亦微笑而不答。及會散歸家。讀書窓下。讀已。默思日間所談。及夜分燭至。忿然揮筆而作詩曰。造化原來本自然。因人靈悟究根源。機神積習為常事。秘幻驚聞作異傳。身在化中還覓化。心當天職更求天。世間萬物皆含妙。眼底諸形各抱玄。神鬼良能潛體用。屈伸消息隱推遷。

陰陽著像垂經緯 聖哲遺心在簡編
久失穢途通擾々 不亡義禮僅綿々
成仁學業真堪痛 敗俗遺風實可憐
草率曰民甘鄙俗 昏盲千古混愚賢
琢磨自恨難超達 習染誰能為洗蠲
巧設淫祠求感應 妄崇非鬼致精虔
修心淡似秋雲薄 破俗工如鉄石堅
格物致知當自勵 隨邪悖理是誰愆
才疎學淺知求少 見惑聞疑視聽偏
自把昭明甘穢塞 却將疑畏自拘牽

佛燈光像明山寺 鬼火妖燐出野田
通語現形言禍福 耗財擊瓦更投磚
稱神稱鬼乘時見 欺女欺男遇夜纏
老者未終先見怪 幼童纒語說生前
病中恍惚神相祐 死後分明鬼放還
返復是非恣妄誕 支離言語縱狂顛
一言偶合人心惑 半事相符衆口宣
義者傷心仁者嘆 懦夫敬信匹夫談
清渾不遂賢人志 成敗翻歸術士權
左道荒唐無不至 邪風狂鼓任滋延

書符呪水拘精爽
禱聖扶鸞致降仙
解使返魂談往事
能揮箕筆寫長篇
竈前灰跡看亡故
紙上圓光見祖先
土地竈神占米碗
家親外崇問香烟
呼爺喚母形圖案
擊鼓搖刀掛紙錢
可法遺經空萬卷
難除宿敝已千年
異同類比炎涼別
真偽何殊黑白懸
矯俗欲期遵古治
移風空想廢宵眠
塵勞本自常多缺
人事由来故不全
獨對短檠窓下坐
為思疑理自評焉

吟詩既畢。撫几大笑。誦之數過。自賞自嘆。既乃呼童湯酒。以為自賀。方斟酌間。忽有一人自燈下湧起。衣冠整肅。狀類儒流。眉目疎秀。偉然一丈夫。向評揖而笑曰。適聞公之佳作。自謂鬼董狐之遺筆也。以僕觀之。不過排衆口之鄙言。示已見之僻論。僕是以有所未安也。故不限幽明之隔。人鬼之分。冒理而奉辨也。夫元氣之在天地也。周際充滿。混沌無朕。萬物之居氣中也。通貫亘迤。罔緼不離。人之呼吸。常與氣通。一息不調。則病。呼吸不續。則死。如魚之不可去水也。何

謂鬼神陰陽之功用也。何謂陰陽一氣之動靜也。人與天地萬物共此一氣。實無大小之差。已彼之別。內外互含。巨細該貫。理具氣從。感通應達。是以人心所在。謂之理。理之所在。接乎氣。理著氣積。神鬼昭矣。其間邪正之差。又在人心之趨向。趨向之是非。又在學與不學。爾學也。燭識真格。心正意誠。德合元氣。祀神則享。祭鬼則格。不學也。主見不明。心疑意惑。恐畏交至。妖邪怪誕。由斯而致。公不能力學致知。教人以正理。而乃唱瞽言以責世愚。此僕所以為公惜也。評聞

之喜不自勝。降榻揖之上座。曰。感君不吝。論及天地一元之本。氣理通貫之源。鬼神功用之妙。人神感格之實。愚智邪正之分。精切無遺矣。但其間所謂人心所在。理之所在者。故知理者氣之率。則先儒所謂有是理則有是氣之言。端不誣矣。若以我之精誠相感。其神鬼昭著。可想實不謬矣。敢問今之子孫致祭來格者。果是我之祖。先否。其人笑曰。是何言歟。歲祀於墳。奉主於廟。以時致思。以鬼致享。運用設施。皆出此心。此心我心。此理我理。氣有屈伸。理實一定。其來格

者。非我祖先而何。且如人之生子。不過形交氣化。尚且無中生有。何況以我之精誠而感實有之定理。古云祖宗積善子孫昌。祖宗積惡子孫殃。此又氣理通貫之驗也。言畢起而告別。評曰。僕受君之德。不知其名可乎。其人返顧曰。夫人乃陰陽之合。神鬼之會。其靈妙之精。極幽玄之粹。已彼在心。夫何詳問。欲知我之是誰。當察汝之誰是。汝乃合體之予。予乃分形之汝。評更挽留不能。颯然僥几一夢。既覺。脩錄夢中之事。以為自警云。

晚趣西園記

有夕川翁者。又號海洋道人。或書安理齋。人皆彼此稱之。寓都城之西南隅。居後有小園。花卉叢雜。曰西園。中有軒曰晚趣。翁所常處也。每以種蔬取給。日以詩酒徜徉於其間。而不捨晝夜。客至則取蔬易酒。以盡情款。然翁之為人。不學無術。而不知己之愚。壽逾六紀。而不知己之老。囊無一錢。而不知己之貧。處衆人之下。而不知己之賤。豁然有雄放之言。毅然有強健之態。肆然有仗義之風。傲然有自居之樂。人皆敢笑而

不敢言也。翁之言行雖多放誕。然其所作詩文似近清逸。故錄於左。其晚趣西園記曰。

弘治辛酉七月徙宅隅南徧為處身處市廛與門最近喜易薪米便屋後有餘地隙繚土障周逮數尋與鄰為比分界矩將折百步許二井各際乾巽機軸汲具備畦隔鱗次張有古井田氣渠走周極遍沃群蔬品名殊別蒼紺際目力烹鮮日乾足為飲食佐有餘可充易酒質槐揖柳讓濃雍有屏宸意松拱竹扶踈導作幢蓋形鮮簟莎毯疊藉巨礪盤坦堪

踞篁徑紆環自左右鑿坎停繚墳土高下相波旬勢可以坐眺嘯步放聘滌洗心目晴陰寒燠宜琴碁吟飲可有亭懸扁寫晚趣字實假此寓人意繚羅界踐以嚴局次柴榻土床瓦爐陶笋且朴古昔書子卷史若干几屏亦小可然渺漭漭太行支嶠在睫嘗鋪青紫錦爛金碧絢虛或疑似雲與山競怡仲應龍冈象幻弄莫已返景草樹精之神各互燭射疑非塵人處或恐是異境况有風月日夜朋比是酒濫傾亡稔疾詩淫哦亡費正物

我入化心天不外形像何可指點言辭何可
張白此也予敢專樂願與達者共夕川生有
此故為記

而更有五言逐韻西園行樂詩二十律曰

行樂西園裏群芳競爛紅老懷惟自得春意
與人同酒興超塵想詩形偏化工欲求精妙

趣須在月明中

東

行樂西園裏春容欲返冬冷香梅牖榻殘雪
石壇松鐘韻因風咽亭陰受月重四時風致
好端為養踈慵

冬

行樂西園裏情高俗慮降動花風有伴舉酒
月成雙石榻團團竹茅亭面々窓浩歌無節
奏多是出塵腔

江

行樂西園裏乘陰坐小池藉莎蝸上稿近樹
蟻迎危竹杪山含日松根夢破時小孫知我
醉牽袖學扶持

支

行樂西園裏登臺眺夕暉眼窮孤鳥沒山遠
斷霞飛句拙慚黃菊樽空憶白衣乘時宜縱
賞莫遣寸陰違

微

行樂西園裏心閑體自舒倒觴花下醉得句

壁間書步月拖藜杖當風袒褐裾七旬身且
健藉此復何如

魚

行樂西園裏琴書足自娛也宜新寓意獨樂
舊規模塵遠蒼苔靜亭虛皓月孤因詩成醉
癖日每子孫扶

虞

行樂西園裏陶樽手自提剖榴開紫貝燒笋
剥文犀得句先登稿成聯始命題也宜亭子
上終日醉如泥

齊

行樂西園裏幽然一小齋驅馳塵世遠懶散
素心諧抱葉蜂巢壁游根笋上堦一樽花月

下日每獨開懷

佳

行樂西園裏軒窓竹底開燕塘風歛絮鶴徑
雨封苔花落童慵掃碁閑客未來敲詩成晚
坐自舉月中盃

灰

行樂西園裏清幽迥出群琴書供逸興風月
伴閑身淡薄益有儉推遷景物新詩成隨醉
卧遍地草如裍

真

行樂西園裏乘酣坐夜分晚風收過雨新月
出閑雲小沼涵光景遙岑帶夕曛洞簫何處
起清調隔花聞

文

行樂西園裏佳時自倒樽竹風清醉思池月
浴詩魂流火螢穿牖疑雲鶴傍門應何更夜
賞真趣在黃昏

元

行樂西園裏盤遊任放歡鮐軀恒曳杖鶴髮
不勝冠地僻吟蒐爽天空醉眼寬小庭春晝
永花影壓欄干

寒

行樂西園裏荆扉盡日閑池分穿竹水霞襯
隔城山葵藿心雖在桑榆興已闌西林盤石
上常醉月明間

刪

行樂西園裏何殊物外仙托天全暮景幸我

保衰年詩酒雖耽債風光不費錢朝昏常落
魄清分豈徒然

先

行樂西園裏幽齋遠市囂月輝明竹露花信
漲松潮綠酒樽常滿紅塵夢已遥往來車馬
絕日每伴漁樵

蕭

行樂西園裏情踈絕世交隣翁常送酒砌筍
足充肴得雨花爭艷乘風竹自敲日斜回午
夢坐數燕營巢

肴

行樂西園裏窮蟬入夜縲雨餘秋氣早天靜
月明高陋室迎佳客新詩薦濁醪肆然貧賤

樂到此近雄豪

豪

行樂西園裏松亭綉錦紗窺簷新月淡話砌
候虫多門掩客初去詩成酒半酡四圍天似
洗獨坐一高歌

歌

行樂西園裏晴餘景倍佳池蓮紅倚鑑烟竹
碧籠紗撲蝶猫緣檻窺魚鶴傍槎亂峯排紫
翠日隱暮天霞

麻

行樂西園裏茅亭日正長碧池垂柳色紅萼
趁風香景美詩難狀心閑地自涼衰遲逢

盛世安享老年光

陽

行樂西園裏荒臺夕照明鴈歸秋漸晚蟬歇
雨初晴黃葉燒茶竈蒼苔綉石秤坐來花露
冷起向月中行

庚

行樂西園裏桑榆七十齡年來頭漸白老去
眼終青課句朝還暮貪盃醉復醒靜中心眼
闊遐思入空冥

青

行樂西園裏高臺眺夕登明霞隨日落皓月
帶雲昇好句閑中得危欄醉處凭天邊孤鳥
沒目極暮山層

蒸

行樂西園裏投閑老更優抱愚人共笑愛懶

孰堪傳畫虎羞成狗謀生痛學鳩西園多晚
趣詩酒足悠游

尤

行樂西園裏操存物理心亭臺成雅趣風景
動孤吟宿雨含朝露輕嵐閣畫陰下簾清坐
久幽鳥隔重林

侵

行樂西園裏遨遊老更耽也香蓮並笑醉暑
竹群酣雨過風猶北雲開月正南呼童陳榻
具詩酒興何堪

覃

行樂西園裏閑將往事占當年雙插手今日
獨掀髯故態因詩見

鹽

行樂西園裏流光過眼
草前歸雲斂傳巖光風原自
妙不用口喃

咸

花影集卷之四終

前五六年間君會年兄與余俱為郡守
西海風土惡而民訟繁使人居之不樂疲
於事為未暇以書為嬉蓋相與病之今
兄守嶺南之昆陽寧余以新刻小說
曰花影集者余未及閱覽而必其書闕
世勸戒乎叢人意思乎有取焉耳然

兄之刻此不于前而于昆之居可樂
少事為足以書為嬉者可想矣余又
適去成都而碌於京師不覺撫卷
而嗟羨也兄之同姓從祖父尹斯文溪
於嘉靖丙午奉使中朝購得此集
云君會名景禧前後為郟及州有治
之識

竹書真跡



竹書真跡

竹書真跡

